

## 妈妈的卦书

□刘云燕

小时候,妈妈用扑克牌教我玩“钓鱼”,加减乘除得二十四,谁算得快,谁的“鱼”就多。我眼尖,脑子也快,每次都会赢妈妈很多“鱼”。妈妈总是用宠溺和赞扬的口吻说:“我闺女最聪明了。”当我看到有人拿着扑克儿算命时,也好奇地去学。妈妈一把抢过扑克,说:“这个不用学,妈妈会算。”

妈妈太神奇了,我暗自想。于是把扑克儿都递到妈妈手里,非常郑重地对妈妈说:“妈妈,先算算将来我的学习成绩好不好?”妈妈把扑克儿在手中很麻利地洗洗,然后让我抽出一张牌,说:“这就是结果。”她高高地举起那张扑克,解释道:

“这个代表着,目前只能说一般,但是慢慢地就会特别优秀。”“啊!这么好的卦书。”我赞叹着。于是,在妈妈的鼓励下,我更努力地学习。慢慢地,成绩真的好起来。妈妈的卦,很灵!

到了婚恋的年纪,我轰轰烈烈地开始了第一场恋爱。恋爱了几个月以后,男朋友说起了人生的规划,他要在遥远的哈尔滨定居工作,我对于异地恋完全没有信心。在我多次地抱怨后,他放弃了这段感情。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,我呆坐在家里,不吃不睡,只是呆呆地坐着。妈妈耐心地劝我,也毫不奏效。妈妈坐在我的床前,突然眼睛一亮,说:“闺女,我再给你算一卦吧?”

“好啊,算算我将来婚姻如何?”我心情黯然地说。妈妈拿出扑克儿,开始给我算了。这次的卦好像很复杂。扑克在她手里反复洗了好几次。妈妈看到结果时,眼睛是亮的,她用一种很惊喜的语调说:“看,我女儿的婚姻特别幸福。那个人正朝你乐呵呵地走来呢!”“准不准啊?”我嘀咕着,也不把这些当回事,可是心情倒回了不少。

但是不得不说,妈妈的卦真灵!半年以后,我遇到了现在的爱人。一切似乎水到渠成。在一个明媚的春日,我们喜结连理。两年后,可爱的儿子也出生了。

人生难免会遇到很多困难和挫折,每一次感觉困难得无法向前,我都会习惯性地让妈妈帮我算一卦。比如,我生病做

手术,妈妈就会安慰我说:“我算了,没大碍,真是万幸。”我就安心地进了手术室。因此,在我的想法中,妈妈说的都是灵验的。

如今妈妈满头白发,我也步入不惑之年。再和妈妈聊起小时候玩“钓鱼”和算卦的事,妈妈笑着说:“玩钓鱼,妈妈都是故意让你呢,主要是想让你多算。”“啊?”我反问道:“那算卦呢?”

妈妈这回笑了,皱纹儿似乎更深了。她说:“妈妈哪会算什么卦啊!小时候,妈妈不让你去相信那些。因为那时你还小,怕你受误导。人这一辈子,命运在自己手里啊。”

原来,这才是妈妈卦书的真谛啊!

### 微观



### 野菜

陈晓辉

立春之后,只要几个好天气,就会酿成一片好春光。田野里,人们拿着小铲子、提着小篮子,三三两两挖野菜去。其实,要到了雨水节气之后的十来天,一场春雨过后,那才是挖野菜的最佳时机。

最早,人类曾经历过挖野菜充饥的岁月。而现在,人们去挖野菜只是为了换一份与田野的亲密。灭草剂的大量使用,使野菜与人类渐行渐远。去年春天,在超市里忽然见到包装整齐的荠菜,一棵棵丰润娇美风姿绰约,与我记忆里清瘦羞怯的野菜气质大相径庭。一问,原来是大棚种出来的。

人类住上钢筋水泥的高楼,然后回望来处怀念乡愁,那么大棚里的野菜们,是否会怀念田野里宽阔风雨的乡愁?

### 隔壁老王

周武

前段时间,我家对面来了位新邻居。听同单元的阿姨说,邻居姓王,50多岁。楼下小张与我同龄,一直开玩笑说,来了位“隔壁老王”。

隔壁老王早晨爱听戏,每日清晨都被吵醒,有时我从医院下了夜班,回家睡觉还是被吵得睡不着。碍于情面,一直没说。最近,每日清晨都听不见啾啾之声,还有些不习惯,心中纳闷。有次下班回家遇到老王,问其原因。老王呵呵一笑说,不想听了。

前日听同单元阿姨们说,有次老王和她们聊天,听说我在医院上班,经常值夜班,我当时便觉愧疚。邻里之道莫过于与人方便,也就是与己方便。我想,隔壁老王深谙此道。

### 不戴眼镜

周铁钧

我很早就患了近视。视力不佳,常忽略了别人的眼神示意,招来“目中无人”“傲气十足”的非议。于是,在鼻梁上架一副眼镜,世界果然开始清晰。从前以为每天走过的路十分洁净,却有这么多碎石、污物;原先看一些朋友很年轻,其实脸上的皱纹已惨不忍睹;在公众场合,竟有那么多细微的眼神、表情……

索性摘下眼镜,虽眼前的世界重新模糊,倒也讨了许多便宜:不论谁怎样怒目、怎样暗示,我一概视而不见;人说这里脏,那里乱,我看去却非其然,纵是更残酷一些的景况,我也觉得是平和的、恬静的。

据说:苏格拉底被公认为智者,并不是因为他什么都看清楚了,而是他70岁时领悟到,自己什么也没看清楚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  
xinfukan@126.com

## 最爱一碗面

□刘艳梅

去年冬日的一晚,忘年交田梦骑车带我去青年路菜场南大门口,进了东面的一家牛肉面馆。田梦说这家的面特别好吃,牛肉汤醇香爽口不油腻。

面馆不大,只有六张长条桌,靠东西墙均分排列,六瓶水养吊兰,绿意葱葱,春意融融。当田梦去隔壁买卤菜时,一位白发男子搀着一头戴老式棉军帽的耆老,缓慢走上台阶,进入店来。两人都面色红润,头发微湿,好像刚刚洗完澡。

白发男子先招呼老板娘下碗馄饨,又拿来一只小碗。馄饨来后,白发男子先舀了几个放到小碗里,用嘴轻轻地吹。然后,舀起一个馄饨,轻轻送入耆老口中。一会儿,一拎着洗浴用品和塑料袋的白发女子坐到白发男子身旁。白发男子一边喂耆老,一边请老板娘再下两碗牛肉

面。见大家都盯着他们,白发女子笑着告诉大家,耆老今年86了,其他人都不认,只认得这个大儿子。

一些人、一些事,这是一家让我怦然心动的店。那以后,晨练的我,改变了原来路线,只为这家面馆。连续几日,我都发现,晨曦微明中,那家面馆早已灯光明亮。一位老太太每日都将用电子秤称好的一团团面条,整齐地码放在大托盘里。这让我好生奇怪,吃了那么多家面条,不都是现下现抓的吗?哪见过用秤一份份称匀的。

于是,一早,借着一碗面的机会,我和老太太攀谈起来。她说儿子开车,平时店里只有儿媳一人打理。她每天早起把面分匀,人多时,儿媳抓起来方便,不至于一人忙不过来。老人还劝我一定要把牛肉汤全部喝完,因为是纯牛骨熬制,很有营养。

看着忙碌的老太太,我承认,这是我最爱的一碗面。

## 直发姑娘

□乔一萌

在女孩直发的时候,遇见过一个男孩。她那时候瘦弱、白净,却很活泼,像一枚两瓣初春的小芽儿。男孩大她一届,高大,也白净,戴副眼镜,是斯文又健康的样子。

本不应相熟,但因为一个契机,男孩与她在饭局上相见了。饭后,男孩执意要送她回家。夜色渐浓,两个影子松垮地贴在两个人的脚前。他们聊的基本是各自爷爷的事情,一些秘密的往事,两人说得都有些泪光闪烁。聊到兴起时,发现彼此竟是如此相似,然后同时沉默了。

女孩这时有个想法忽然从脑海里冒出来——如果今天她披着头发该多好。晚风中,它们应该是会飘起来的吧。默默地,她这样想着。

后来,日子推着所有人往前走,他们各自发生了很

多事,又淡去了很多事。几年后,当女孩坐在一家麻辣烫馆里,忽然发现前面的前面那桌,有一个男孩,背影很像多年前的他,灰色休闲服,干净的发茬,低头喝汤的时候,肩膀一耸一耸的。

女孩忽然有些心慌。她吃的时候故意放得很慢,但一直没敢抬头。

过了很久,眼角的余光中,背影男孩站起来了。早已吃完的她便装作刚吃完的样子擦了擦嘴。男孩又开始整理书包,刚站起的她又慢慢坐下来开始整理衣服。男孩走了过去,她才慢慢站起,看着他的背影一点点走远。

店铺的灯光下,女孩在泪光中看见了自己的影子。影子里映照的,仿佛还是许多年前,那个直发的姑娘。不同的是,这一次,影子里的她终于把头发放下了,而发尾,果然在风中飘了起来。



《时光之二》黑白木刻 甘露

## 街角的小谢

□虞秀群

街道两旁植满香樟,银行大门右侧那棵最高大。巨伞般的树冠下,是街坊们乘凉休闲的好去处。

那是小谢的地盘,小谢已经在那坐了四十多年。五十年前,一场小儿麻痹症使他的双腿丧失了自由行走的功能。我二十多年前认识他的时候,他已经在香樟树下。他坐在马扎上,腿上搭了块老粗布,面前放着一架老式补鞋机,左脚边是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皮箱,装着针线、鞋底、鞋跟、铁钉和胶水,身后堆满了待修的、已修的鞋。二十多年来,我所有的鞋坏了,拖鞋、凉鞋、棉鞋、皮鞋,都是小谢给修的。小谢熟悉我什么季节爱穿怎样的鞋,甚至记得连我自己都已经忘却了的旧鞋。

早些年,总能看到小谢的父母,棉袄上补满了补丁的老两口,用小推车接送他。后来,只见他白发苍苍的母亲,佝偻着背,一天一天,慢慢吞吞,推着小车接送他。好心的街坊便忙忙后,帮着小谢申请到了低保。

小谢为人勤快,干活也仔细,修补的鞋结实、美观,价格

公道。他的生意也好,小谢经常免费给老顾客换换纽扣,给路过的小学生缝缝书包。很多时候,他的修鞋摊前都围坐着两三个人,有修鞋的顾客,也有闲来无事来聊天的街坊。小街上谁家的儿女上了大学,谁家有了婚丧嫁娶,谁家又修房添娃,在这里准能得到最有温度的信息。

空闲时,我也习惯到小谢的摊位前坐坐。看顾客接过小谢修好的鞋时满意的表情,看小谢把纸币、硬币装进钱包时一脸的成就感。去年有段时间,小谢有些羞涩地告诉我,自己快六十了,也有了一些积蓄,准备过了年开始休息。冬天刮大风的日子,我连着几天没见小谢,忍不住向熟悉的街坊打听。街坊说,年前,民政部门对全市救助对象金融资产信息进行了查询,发现小谢的银行账户上有五万元存款,清退了他和其他两千多户不符合条件人家的低保。

过完年,我第一天上班,从银行大门经过,看到香樟树下,小谢正低着头,神情专注地穿针引线。他的身旁,几个老街坊手捧茶杯,谈兴正浓。